21

V
J550.8
L61

南華眞經義纂卷之八

李栻纂諸伯秀義海朱得之通義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此篇敷流曼衍固非老子之言亦非莊所述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比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匹么反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阬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

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疇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心悞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

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而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

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
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
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
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
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
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
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其惡也夫外韈音霍
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音蹇內韈者不可繆而捉將外
揵外內韈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

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
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
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
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
兒子終日嗌而嗌不嗄於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
不挩音藝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偏不在外也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
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

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之誤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者

誤

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于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无處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

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䘏（烏感反）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音毘）胲（古來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

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刖也者拸敕紙反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朱氏曰初曰弟子汎論也後曰南榮趎舉好學者以發老子之機也思慮者心也又欲使之無營營將心捉心此正求而不得之故營營趎之病也楚不盡言以趎執心不一不虛若與指破益增其障故使往見老子猶善才之五十三參也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皆來之衆一勘而膽喪魂消所以忘荅失問也忘荅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無知者生欲荅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也知仁義失已失人之憂皆功利識情也韄皮幛也外障於事本以才能自居若以繁多而拘之其病必將盡閉其天德故曰將內揵內障於理本以見識自安若更以繆纏者而縛之其病必將盡棄其事而枯寂故曰將外揵若其有一障者雖以天性之良自然之道振厲之而不能改況望其

順道無心而行乎飲藥加病趣自悟多聞爲病而復問以益其所聞因聞生見也然則至人之德已乎一問是將往於所聞不察乎衛生則道德在矣故聃曰非也掃其成心也水凝於寒曰冰物困於寒曰凍今也少煦春和解汝往見之冰釋汝受見所縛之凍而已又曰然則是至乎又將往也故掃之曰未也若果非果末則告之當有不同者今前後無異而即趣之問辭知其爲拂塵也天光明則日月不明素問之言也言陰崖覆盆日月不能照幾微杳冥之地良知所獨明是吾之天光明則日月不足爲明也宇泰定也靈臺湛一無微可隱高明配天衆人視之以爲人之有修於恒德者是其不取於世獨得乎天矣學行辯皆於自然者而安身此則得乎天之道也不然喪其天矣苟能盡性體物以範圍其形骸蘊眞純者不將不迎惟虛靈者不昧篤恭以達於天下則無往而不吉也靈臺六句言存神之功至於化而不自知或乃每更頻復必有其危券內者求合乎天則券外者求合於多聞合天則闇然而日章合多聞必如貨殖而後可聞見日多良心日喪至於無親是其忍心甚於鏌鋣盜氣甚於陰陽以其分別多也道本合萬而爲一各以分而足不分不備也今不然是爲物所迷也故曰見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是衛生之要訣也有實而無乎處神無方也無方故同於宇有長而無本標易無體也無體故同於宙上下四方之無際古往今來之無盡此吾之性也生死出入自有矣而無形可見是謂天門惟一無而已萬有本於此不直曰無而必曰無有者萬象皆有也本於無蓋曰無其有也雖曰無而亦無所謂無者此千古聖人安身立命之所繼天立極者在是衆人有有無生死之分猶公族分姓膰祭剖牲與爲室有寢廟理一而分殊者也苟各是其是則在我在彼去來不定故曰移是故今之有蜩鳩之笑鵬鵬之小蜩鳩也譬之市人無心蹍他人之足則自罪以鶩而謝之蹍兄之足則陪笑而已蹍父母之足彼此無言所以無心而率真乃爲至德此

惟去四六之蕩胷中者而已嬰兒之視出於無意曰睍應感而謀生是知者之所知也其謀之所自生與應之所以出則非知者所知矣正猶嬰兒視而不知其視之所出也故凡動以應物出於不得已而能知其由於我則德之無知治之有覺實非二也不得已而有爲天亦人人亦天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物也亦天也不可分別所惡於知者分別天人也羿雀之喻言雀有好故爲羿所得起下文尹奚事介首二喻言忘美也全人不得已而有爲是無所好而忘已者惟爲已反覆自習不以誇於人不誇於人則忘人矣忘已忘人非無形骸者而何敬侮二句狀其爲天人也下又原其不受於外由其不動於中此衛生之眞常道德之都會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總論

褚氏曰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意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跡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趎所見亦由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荅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趎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怨灑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垂機直指盡去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趎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槩見乎此問結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虛室而生白不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憯鏌鎁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偃厠勢貴賤而各有宜盖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

虛明者不可不絕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臘具脆胲而可散不常羿工中微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攉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志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動則順心好和而惡奸也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奧若顏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音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

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其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跫巨恭反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褚氏曰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眞亦未爲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伯樂九方皐之技至是亦無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卹佚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弢畧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迹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以下乃歎惜無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沛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無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似無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眞人之言莫聞無鬼求見欲有

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為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邪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

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无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无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

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褚氏曰無鬼再見武侯豈為身謀而希進用哉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厭葱韭而干酒肉其尊已薄人甚矣無鬼不為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藐之亦且哀之武侯循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所以聞告莊然无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槩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已之眞而武侯以為義偃兵為問失義而後思為義因窮兵而後思偃兵遽反其常豈眞情哉夫恩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為任眞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為惡罷謂迹之著見愛民偃兵迹之尤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迕斯外戰矣況列兵陣盛騎卒夸耀於世觀天下之歸已得之不順於理皆藏逆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無非機知勝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蕪地焚都墟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暴致然恢恢之網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燼矣故當自微而謹過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無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君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勝惡乎在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修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即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已為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潛暢物無疵癘人無夭傷何在乎區區求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
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瘥予又且復
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
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
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
首稱天師而退

褚氏曰黃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堯見四子於姑射
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輔以六臣者猶
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爲聖雖欲之乎大隗
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泥成猶道之體具茨全覆
喻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郛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
比蓋未虛廓洞達暢乎無垠非惟賴之以求道者
莫之適從而一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
能問途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
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
邪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害馬者爲天下
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義同瞀病目
眚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形器而不能徧
燭無外斯爲病也猶牧之去其病者爲能乘天光
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何迷之有今病少瘥而遊
六合之外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內外之
分所以未云全愈而爲少瘥也童子不過以自然
爲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
明學之難者多中道而畫當求諸心君而力主之

乘天光而上達超形器而逍遙
具茨之山不待問途而可至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无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
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
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
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
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
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悲夫

褚氏曰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闕文不可復考其
詳智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之所悲何皆馳若此
是各爲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衆善
推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與起朝廷中民猶云宜
民固當榮以官爵後敘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
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爲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
爲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僞生而患
害作矣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爲心思所以設
施注措志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
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爲哉貪者不積則憂
夸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
也所以猶春秋冬夏之統溫凉寒暑雖順比於歲
而各得其偏不物於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
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

文耳惟至人心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西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鑊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失也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褚氏曰皆羿皆堯之論莊子力譏惠子自是之病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召陽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弦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是爲音之君

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推未有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已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眞是矣

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爲是至於楚人寄閽而鬬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愛友惠子之篤事詳後章經意可知辭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烏路反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

褚氏曰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抵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伸其汗漫無涯之說以豁暢胷中之寄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沒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敏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工臣之質死久矣故我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爲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言臣之質死久矣必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既亡此斲雖存而無以對是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執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機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

其役後猶致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是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褚氏曰管仲病桓公問而曰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云爲當惡手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爲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証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者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政寬恕不衒聰明以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以成霸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義實兩得也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褚氏曰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生長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耶然則覩吳王而攫抓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而尤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也已王怪其過巧趨射之則左右莫非彀中寧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悞夫傲物之速禍出群之招患也因戒其反虐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鋤色去樂辭顯非勇於進善疇克爾邪猶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修為在乎不倦千日而後成功若為惡則不崇朝而殺自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褚氏曰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吁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因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其理可以治也我有則彼知我賣故彼嚮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爲悲也吾悲自喪者跡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惟能脫世網鴻冥高舉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言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

求死失死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褚氏曰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而寸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游戲然宜僚楚之智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以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適意於此視天下事無足為者矣彼白公欲將謀不執而覬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阻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二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慢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問晦秉孫翕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為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雖以形容夫子顧有冢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冢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眞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言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變矣聖人海量并包八地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機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乎有言有為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哉無求不當疊無求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為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

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宾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无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閹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褚氏曰九方歅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刖理占者知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未嘗牧田而羊鶉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攖於事無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志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爲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

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以此與刖而論則相術未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希倖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囂囂是以一人之斲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覜薄結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曖妹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曖妹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曖曖妹妹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曖妹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

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一作羊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雜薤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一作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一作上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也踐

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无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音角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

不惑

朱氏曰由之逃蓋所以洗堯之跡而成其無名之德且以敎後世化跡免患忘其仁義之爲利而率性以行之是乃所謂誠也禽貪者囂囂利仁義而自誇者衆也一覩盡斬也言禽貪者滅其天性也瞍妹濡需卷婁亦莊子自立之名又復自解只言德不可以有跡名不可居也蟻至微羊極柔而未能忘知忘意眞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屈而棄其巧與意一如魚之悠悠於水而忘水以爲自得也目耳心物各付物不起私智一身自足若然者其平水也其直繩也其變動以應世也循此無知無意平直之道而行此其待已待人惟天而已不以人爲而入於其間也得之也生四句舊以死生得失混然一視爲解亦通熟玩其旨蓋曰古之所謂眞人得此無知無爲之道乃謂之生一息失此無知無爲之道乃謂之死原其初之入道也得此者無知無爲如死人然失此者逞奇闘巧千營百搆

自以為生也不知死生得失之於人世其實不過如藥之互相顯其低昂以成一時之用於本性無所加損也至如種之於句踐明於人而闇於己亦猶鴟之目不明於晝鶴之脛不能自短皆役於所長不能化其物者也惟風日有損於水在河可見而水不自以為損源之長也物守物承上二句言理定於一無容私智而目耳心之殆者以能自用也原夫殆之成以不改苟不及時而亟改則禍之長也於此而聚矣見禍而思反必因於修省之功修省而有成必待於久於是而脫禍乃遂以為善其愚不可憐哉世之亡其國戮其軀相尋而無已由其不知審此自然無為之道故也意指堯舜所為涉跡也足踐之博不盡地之廣以譬知識之少必資於無知之天太乙造化未分也通之者於此而流行不窮也太陰極靜也解之者靜極而不染塵也大月天聰明也視之者無所不照也大均大分也人物所稟各有定量不外形而為神是緣之也大方天地形體也渾然一體故曰禮之大信眞實之情自可內考無疑可決也此一定之理拯持萬物而無外者人能盡此道便是天命循此不已則吉凶禍福炳於幾先是謂眞人也此非知巧所能與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者故萬物之始以有彼也彼指造化言既及此則其解不解知不知敢自許皆有天知問者亦不知其崖涘也此道之在天下無方無體無臭無聲不可執持而又不可謂之無從古至今未嘗或變萬物資生未嘗或窮此造化所以大有發揚給取於世者君人者亦惟問於此而法之而已又何必曖昧妹濡需卷婁以自惑哉誠能以此不惑解其所惑而復於不惑亦庶乎從來不惑者矣此吾所以有望於堯而逃之也即此章觀之此籍有脫有訛如囂作器曖昧作曖姝其平作其羊亡之存作亡之有水之守土作守上魚計宜後而先羊意繩直水平今曰其羊也繩得非悞乎故凡艱險字句必傳寫之不謹也讀者詳之

總論

褚氏曰有道之士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强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其道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不可不具眼也遂能始忤終合徐救其虐民奉已之過盖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奸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俱昏而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虐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惟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恒性而逐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患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意機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隰明之才然後足以收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犯以微人而速斃人以忘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之難可解乎九方歅知梱祥而不言其刖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彰外賢而廢利者也董梗壅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化風日河水相櫻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惟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夫以燭物之失已為惑則可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音捉）鼈于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愛乎知而所行恒无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无歲

无內无外

朱氏曰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公閱休宅於擕鼈由樊無求於世也夷節本無德而有知不自知其疵以此爲良法而交於上下是迷亂於富貴而損德之友也聖人其窮以下言公閱休之爲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成物而不失已也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言彼之所爲惟安居守已而時或一有所施莫不如父子之相愛非有心於施也聖人應時精密曲全而不自知其故者性之也在聖人惟復其所稟之命而恍惚作爲以法天道之自然不知所謂聖也人自名之曰聖人耳大抵人生之憂患皆生於知及考其所行終身亦不多成就況平時有止而不能行者若之何而務知以自役也美鑑言妍者不自知其妍以起聖不自聖者舊國舊都此喻得復其性者之自慨也見見聞聞謂見聞其聞見之主正指性也冉相氏古聖人也得道應世隨物曲成不用智者是以與物相爲終始幾

微天時皆歸於無知日與萬物遷化者以其所存之一未嘗化也此即過化存神之旨闔嘗舍之者

曉彭陽何不舍其貪競之習以師天之自然乎夫有心師天而不得其自然之道雖師天與師物無異如之何其可以應事聖人之衷忘天忘人忘始終忘萬物與時偕行而不息應萬事而不溺豈有心曰如之何擬於合天也湯得尹而師之得意忘言而不爲法縛惟隨物曲成之爲主是湯尹得善治之名一見也已落有爲及仲尼又竭慮以求爲人傳是兩見也豈若容成氏過一日除一日不知有歲隨感而應不知有內外乎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德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反）也吹劒首者吷（音血）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褚氏曰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爲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强輕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爲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爲而謂[illegible]人耶蓋華子欲伸復說故以此抗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復告之奇扎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一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爲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二國所爭者甚微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猶吹劒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褚氏曰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徙而之高隱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間已之窮達嘗以無濟天下爲心與彼陸沈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爲聖人僕役而未升堂奧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各從所好也其室虛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音丸葦蕭菽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楮氏曰鹵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厥飛以此爲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惟其逃自然所以離眞性以至滅精忘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爲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薰蕕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眞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澌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之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楮氏曰栢矩請之天下游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侯政化可知幕

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為先罹之莫為盜乎莫為殺人乎何為而至此極耶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啓爭而至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譏及時政之意次敘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惟恐一夫之不得所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歎不足之意覬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已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

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褚氏曰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為彼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寶眞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為已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

何惑之有蓋人之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蹇徯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徯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褚氏曰靈之爲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弢答云惟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謚明矣伯常蹇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言善矣徯韋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冥符千載其所謂靈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椁滕公住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是非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不勸成名曰靈古之人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識

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無滯跡無爵無謚脩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跡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定耳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百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爲无爲而元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

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
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
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
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
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
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
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
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
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

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
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
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
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
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无窮无止言
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
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
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

正而群輔賢非獨以利一時尤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何內天外火之辨哉次因魏齊敗盟而舉兵遂以觸蠻為喻以耿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譏有論之可羞封人論未為未志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栢矩歎辠人以失為在已以主物也蘧瑗德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衆以為公萬物殊情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貞接子虛實皆為執滯末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立無得之域則道物之擬議化焉斯知可道可言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